

楔子 解甲歸田

「劈啪劈啪。」

燃燒的柴堆發出細微的聲響，王紹坐在火堆前，拿著一根木棍輕輕撥弄了一下，讓火燃燒得更加旺盛。

一旁土黃色的營帳中，走出了一個跟王紹一樣穿著盔甲的男子，臉色沉重。

王紹抬頭看向他，他緩緩地搖頭。

大地滿是戰後的瘡痍，沙土上還沾染了不少暗褐色的血液。

眼底閃過一絲悲痛，王紹的目光回到了火堆上，什麼話都沒說，營帳中傳來了低低的悲痛哭號，在這夜裡，聽起來十分淒涼。

名叫陳安的男子坐到王紹身邊，抬起頭，忍不住眼中的淚水，「紹哥，你打算走了嗎？」

王紹點頭，「這邊關我待太久了，我娘……在等我回家。」自年少上了戰場，到如今已經十個年頭了，這十年裡，他送走了太多人。

「可是紹哥，你要是現在走的話，以往在戰場上拚死拚活是為了什麼啊？」陳安不懂，這次在戰場上紹哥殺了多少韃子，這樣一走，不都前功盡棄了？

王紹臉上眼底都是掩不去的滄桑，「為了活下去而已，安子，我該走了。」他要的，從來就不是升官發財。

「紹哥，你不再考慮？加上這次的功勳，少說也能混個將軍的位置了，就這麼走了？這……」陳安為他不值。

王紹回頭看他，嘴角微微揚起，抬手拍拍他的肩膀，「不了，安子，朝廷對咱們這些解甲的老兵也是很照顧的，我呢，就回老家當個小捕快，過平常人的日子。以前當兵，不敢娶婆娘，怕拖累了人，現在我就回去找個看對眼的娶了，有老婆孩子熱炕頭，那樣就夠了。」

陳安不知道該說什麼，「紹哥……你決定了就好，以後要有什麼事，說一聲，弟兄們能搭把手的絕不吭一聲。」他不懂，當上將軍不比捕頭好多了嗎？

王紹點頭，目光落在天際邊那微微展現的白光，心中的沉重稍稍去了些。他真的想家了，他想回家吃老娘煮的飯，平平淡淡過日子，這樣就好。

第一章 傅家大姑娘

晨光微露時，安靜的街道已經有三三兩兩的小販在準備了，扶安這個縣城，說大不大，說小不小，或者應該說是個巧，正好在南北必經的道路之上，所以扶安縣雖說人口比不上大縣，卻也是人流匯集之地。

經過這裡的商隊多，這裡的商業便非常發達，住在縣城中的居民，十之有三都是在縣城中經商的小販或業主。

一大早的南街上，一股濃郁的豆漿香甜味正瀰漫開來，南街上的居民都習慣了這股香味，這來自於街口的豆腐店。

約莫二十步大小的店鋪裡，火爐子前已經有兩個中年婦人在忙碌著，外面一個小少年，正穿著一身青色學子衫幫忙擺放桌椅，裡間的布簾掀開來，一個身姿略略豐滿的少女正端著口大鍋走出來。

「哎呀，茜娘，不是跟你說過，這鍋重得很，喊個人一起扛，當心像上次一樣扭了腰。」何嬸子瞧見趕忙上前幫忙捉住一邊的把手，嘴上一邊念叨著。

傅茜跟著她先把熱騰騰的大鍋給扛到一邊的灶上放穩了，才擦著汗笑咪咪地說：「上次那是我不小心，這豆漿我都扛幾年了。」

「不管怎麼說，都得小心點，這腰是人的命啊。」何嬸子瞧見有客人上門，不同她多說，擺擺手就站回火爐子前忙活。

傅茜見桌子都擺放好了，對著一旁還在擦桌抹地的少年揮揮手，「小芃，時間不早了，你快點準備一下，待會就要上學了，記得提醒阿爹，到前面拿了早點再走。」傅芃點點頭，將手上的東西給收拾好了以後，才回到後院去拎書包。

傅茜趁著阿爹跟弟弟還沒走出來，快手快腳地收拾了兩份豐富的早點，還將熱騰騰的甜豆漿給灌到兩個竹筒裡，就等著父子倆一塊走出來時遞給他們。

不一會兒的時間，傅芃先拎著書包走出來，後面跟著一個和傅芃長得十分相似、一身儒雅的男子。

「阿爹、小芃，東西都收拾好了，時間不早了，你們快點出門吧。」來吃早點的客人越來越多，傅茜忙碌中對著父子倆說了幾句，又轉頭去忙了。

傅學文跟傅芃兩人拎著早點就先離開了，父子兩人，一個在縣學中當先生，一個在縣學唸書，走的路都是一樣的。

「阿爹，這生意越來越好，要不讓阿姊再請個人吧，上回她把腰都給扭了。」傅芃拎著熱騰騰的早點，鼻間聞著香味，心裡卻不是滋味。

傅學文俊朗的五官上閃過一抹蒼白，心底暗暗嘆氣，「都是阿爹拖累了你們。」

傅學文本身是舉人，以他的學識考上進士並不難，可惜他考科舉時敗了身子，無法再多耗費心血繼續考，他連主簿之類的佐官都當不了，只能簡單地當個教書先生，又時不時就得病一下，最後把家裡給拖垮了。

以往家計都是傅母扛起來的，誰料天有不測風雲，傅茜十歲那年，傅母突然倒下了，不到半年的時間就走了。

那時候整個傅家幾乎快要垮了，上有病弱的父親、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弟，傅茜二話不說，代母親扛起了家中的生計，繼續開著豆腐店，把一個快垮的家再度撐了起來。

只是如今傅茜都已經十九歲了，就算現在的世道寬容，女子晚嫁居多，但也大多不會超過二十歲，傅學文如今就是在頭疼女兒的婚配。

「阿爹別這麼說，阿姊會難過的。」傅芃說道。

傅學文頓了下，「阿爹知道了。」

父子倆走在街道上，縣學在西街邊上，走過去少說也要兩刻鐘的時間，途中經過縣衙的時候，看到往常懶散的衙役們竟精神抖擣地在清理髒舊的物品。

「老子，你這是在？」身為縣學的先生，傅學文跟負責站班的衙役也是有幾分熟識。

老子正在把水火棍都搬出來清一清，一抬頭就看見他們，擦了擦額際的汗水，

「唉，別說了，我們的老捕頭卸任了，今兒個新上任的是一個典史，這新頭兒上

任可是三把火，得把東西都弄乾淨了。」這典史就是管他們這些衙役的，人家還是朝廷任命的，看樣子以前輕鬆的日子沒囉。

原來是來了個新典史，傅學文知道典史一般也就是默認的捕頭，怪不得這些平日裡能混就混的站班衙役們會這麼勤勞。

瞧著一群人正在忙碌，傅家父子也沒多打擾，拎著手上的書包，繞過縣衙，往一旁的縣學走去了。

就在父子倆離開大概半個時辰後，老于也把手中負責的東西收拾得七七八八，正抬手抹汗坐在一旁喘的時候，就看到街尾有三個高大的身影走了過來，他下意識瞇起眼看了過去。

領頭的那個五官長得粗獷、虎背熊腰，走起路來挺有氣勢的，遠遠瞧著就是一副不好惹的樣子，另外跟在身邊的兩個，也都長得像模像樣，皆是高大挺拔的個子……這縣裡什麼時候冒出這樣的人了？

老于正在納悶的時候，那三個人就快速地走到縣衙門口了。

得！二話不說，老于直接就跳了起來，用他的屁股想也知道，這三個人的其中一個，就是今天上任的新典史。

「三位爺，不知道來衙門有什麼事啊？」老于問的客氣，心底是猜到了答案，但還沒正式上任都得先問一聲。

王紹沒說話，一旁跟在他身邊的王堅倒是將上任文書給拎了出來，「這是上任文書，請問縣令大人是否在衙內？」

猜中了！老于馬上哈腰點頭地領著三人走進縣衙裡，同時對著一旁幾個同僚使眼色。能在衙門裡混的也都不是笨蛋，懶散的態度一收，馬上兢兢業業地忙起來。王紹跟身邊的王堅還有李和互相交接個眼色，忍不住勾起嘴角——有眼色就好，總比沒眼色的好調教。

又是新的一天，豆腐店的早點鋪子，今天又飄出濃甜的香味，因為傅家的豆漿煮得好、豆包子跟肉包也料好味美，所以客人一直都不少，多半在午時前就把東西給賣光了。

原本傅茜見生意好想再多做點，但傅學文跟傅范都怕累壞她，讓她把東西賣完就好，沒想到因此誤打誤撞，限量的東西反而賣得更快。

時近端午，天氣漸漸熱了，豆腐店裡又熱氣騰騰的，一些人身上只是稍微有點汗，可傅茜身上的輕薄夏衣，早已經被熱氣燙出的一身汗給徹底弄濕。

「茜娘，妳聽說沒？咱們縣裡新來個捕頭妳知道不？」

忙了一個早上，何嬸子跟陳嫂這兩個雇工一邊收拾著東西一邊和傅茜閒聊著。

傅茜搖搖頭，「沒聽過，老捕頭什麼時候不幹了？」怎麼都沒聽到風聲就突然卸任了？

何嬸子撇撇嘴，「走得好，這老捕頭人老成精，往常就只會捧那些大戶人家的臭腳，咱們這些老百姓的東西可沒少拿，這巡街費也是一年比一年貴，不知道有多

少都吞進他嘴裡了。」

對於老捕頭，扶安縣裡的居民可是抱怨居多，只是瞧著年景好，大夥手上不缺那一銀半兩的才摸摸鼻子算了。

「聽說，新來的捕頭可不簡單，這幾日把那些衙役們給操練得狠了。」陳嫂臉上有掩不去的幸災樂禍。

「那可好，上回不是出了賊？這些捕快喊著抓賊，結果那賊一溜煙地跑到了街尾，他們還在街頭喘氣呢，差點沒笑掉我公公的牙。」

上回何嬸子的公公正好在抓賊的現場，瞧見這一幕，回家哈哈大笑，一口氣吞了三碗飯呢。

傅茜聽著她們說的話，一邊也笑得開懷，三個人動作快，沒一會兒的功夫就把店裡都收拾好了，剩下一些豆包跟豆渣也都分給了何嬸子跟陳嫂。

何嬸子拎著手上的東西，瞧著傅茜還在勤快地把椅子擺上桌面，拉住了她的手，

「茜娘啊，妳別怪嬸子多嘴，妳今年也十九了，有沒有什麼打算啊？」

何嬸子在傅家幫忙好些年了，瞧著傅茜從一個小姑娘變成大姑娘家，想著她都快二十了，忍不住為她心急，這姑娘家家的，再拖下去還得了？

傅茜先是愣了一下，「何嬸子，我阿爹跟小芃都還需要我照顧呢。」要她來說，不嫁人也沒啥不好的，嫁了人不也得在婆家忙碌，還沒在自家裡自在呢，再說了，她弟弟還小，嫁了人，那家裡的鋪子該怎麼辦？

其實照理說，他們的生意這麼好，傅家應該過得小有富餘才是，只是傅學文偶爾病一場，平日裡又得吃些補藥，所以傅家的錢才顯得有些緊巴巴的。

「茜娘，嬸子知道妳扔不下傅先生跟小芃，只是做女人的也得為自己想想，妳不趁現在找個好人家嫁了，以後人老珠黃沒人要可怎麼辦？再說了，以後妳把小芃給供出來了，他長大了，娶了媳婦，那也得看他媳婦兒肯不肯替妳養老呢。」何嬸子把話說得直白，也是不忍心她空耗了歲月。

「對啊，茜娘，妳也該為自己著想了。」陳嫂也很贊同何嬸子說的話，女人的苦，還是女人最瞭解。

「這鋪子，妳嫁人前先說好，回鋪子幫忙得拿月薪，等過了幾年，小芃娶了媳婦兒就交給她，這樣妳也輕省許多。」何嬸子出了個主意。

「我知道了，我會好好想想的。」傅茜壓根就沒想那麼多，不過面對她們的好意，她也不好意思說什麼，只能這樣回道。

「妳自個好好想想，快午時了，妳去幫小芃送飯吧，我們也先走了。」畢竟是人家的家裡事，何嬸子提了幾句也不再多說了。

等到她們走了後，傅茜將店收拾好關起來，拿起早就準備好的飯盒往縣學走。

一邊走著，腦海中也想著方才何嬸子她們說的事情。

這兩年隨著年歲增長，越來越多人都抓著她講婚嫁的事兒，母親那裡的姨母還有父親這裡的親族，都為她的婚事說過一嘴，只是她真放心不下家裡，她答應過母親要好好把小芃給養大，母親那時怕極了父親會給他們姊弟娶個後娘，臨走前都還不放心地交代她要保護弟弟，雖然阿爹後來拒了所有親事，但是這樣她也更走

不開了，家裡就剩阿爹跟小芃，要是連她都走了，爺倆想吃口熱飯都沒人會煮。想著這些煩心事，不知不覺就走到縣學附近，傅茜才想著要加快腳步而已，就聽到前方傳來呼喝聲。

她轉個彎，走到縣學一旁的草地，就看到穿著紅藍色衣裳的衙役們站在草地上呼喝著，仔細一瞧，全都汗流浹背地在打拳呢。

「沒吃飯啊！拳頭軟綿綿的，勁就只會對女人使啊！」背對著傅茜的王紹大聲地說著，大太陽底下，兩邊袖子捲得高高的，露出一雙健壯的手臂，不時沒好氣地吼著。

傅茜先是嚇了一跳，腳步停了下來。

王紹察覺到身後的動靜，一回頭，正好看到一個白嫩嫩的姑娘站在不遠處。

他的皮膚黑黝黝的，濃眉虎目，一挑起眉就透出一種兇相，傅茜心頭一跳，不敢跟他的目光繼續對上。

眼前的姑娘比一般的姑娘都白胖了些，眼睛像貓眼似圓圓的，小嘴紅纏纏的，胸前鼓囊囊的，看起來真像個肉包子，皮薄餡多。

可怎麼瞧著有點眼熟？記憶深處，似乎也有這麼一個白嫩嫩的小包子姑娘……想到這，王紹忍不住揚起嘴角笑了笑。

傅茜看到他的笑，心跳得更快了。

「阿姊！」

遠處的縣學門口傳來傅芃的聲音，傅茜拉著裙襬匆匆忙忙地跑走了。

她那一副明顯嚇到的模樣，讓王紹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臉，他有長得那麼可怕嗎？不知道她是哪家的姑娘？

「頭兒……」一群正好半蹲著打拳的衙役沒忍住呻吟了一下。

「叫什麼叫？休息。」

王紹沒好氣地又吼了聲，一群衙役這才全軟腳地坐在草地上喘氣。

「阿姊，阿爹讓妳這段時間別送飯了，我們在食堂吃就好。」傅芃方才在縣學門口就看到傅茜被嚇得停在山坡草地那兒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傅茜指指下面的一群人，順道把飯盒遞給他。

傅芃接過後才道：「那是新來的捕頭，正在訓練那些衙役們，阿爹說王捕頭跟縣學借了下面的空地，這陣子這些衙役們都得上操，阿爹讓妳暫時先不要來了。」那些衙役們好壞都有，阿姊一個姑娘家老從那裡經過不好。

「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快進去吧。」原來如此。傅茜瞭解地點點頭，揮手讓他進去。

「阿姊，我帶妳從另一個門走，妳別從山坡下經過。」傅芃不放心她。

傅茜猶豫了一下，想了想，「好吧。」她有點怕那位王捕頭，感覺好兇狠。

山坡下，王紹等了許久也沒再等到那個姑娘，有些失望，「走啦！給老子跑著回去，誰要跑最後一個，就給我繞縣城一圈！」

地上才剛坐下喘氣沒多久的衙役們暗暗叫苦，但也不敢賴在地上，開始爭先恐後地往縣衙的方向跑去。

老天爺啊，這日子是要怎麼混下去啊？

自從省了送飯的功夫之後，傅茜休息的時間就多了，每天乾脆在店裡忙到午前，接著就是打掃家裡，縫補些衣物。

過沒幾日正好是端午休沐，傅學文一家也準備妥當，要回縣城外的王家村，傅家的老家就在王家村裡，三人要回去一起過節。

這村子會取名叫王家村，自然村民多半都是姓王的，直到前朝末期因為戰亂才多了許多外姓人家，傅家就是其中之一。

一早搭上了村裡來縣裡的牛車，一家三口提著大包小包，搖搖晃晃地回村去了。傅茜老家就剩奶奶還有叔叔一家，傅奶奶一輩子也就生了傅學文、傅學武兩兄弟，傅奶奶也算是村子裡的能人，一個兒子是舉人，另一個則是村裡的田舍翁。趕在辰時之前，傅學文一家總算回到村裡，這時候村子裡頑童就開始端午的祭祀跟習俗活動了，家家戶戶飄著濃濃的粽香，味道有鹹有甜。

傅茜忍不住吸吸鼻子，傅學文看見女兒一副小饑貓的模樣，忍不住笑了。

聽見父親的笑聲，她才害羞地低下頭。

傅家兩進的房子前早早就掛上了艾草菖蒲，傅家二嬸也跟著家裡的僕婦在廚房裡忙著。

端午過節就是忙，回到老家，傅家兩姊弟就開始幫忙，祭祖、打掃，忙完之後還得沐浴洗漱、抹雄黃，等到一家子都吃完了午飯之後，傅茜才算是能坐下來喘口氣。

傅家所在的王家村有一條河，每年端午時都會在河道賽龍舟，一家人吃飽了以後，幾個堂兄弟姊妹也都出門去湊熱鬧了，傅奶奶跟傅學文則留在家裡，畢竟一個老、一個弱，就不去人擠人了，而傅茜便留在家裡陪奶奶跟親爹。

「你身子近些日子可好？別累著自己了。」傅奶奶坐在廳堂的木榻上，有一句沒一句的跟傅學文聊著。

「都好，娘您不用擔心。」傅學文知道老娘一直不放心他的身體。

傅奶奶手上剝著水煮的花生，眼睛掃過坐在一旁的傅茜，神情有些猶豫。

傅學文發現了，「娘，您是有什麼不方便的嗎？」他疑惑的問。弟弟一家對母親是十分孝順的，加上憑著他舉人的身分，弟弟家的田產都不用賦稅，家裡應該沒什麼值得煩心的才是。

傅奶奶想了想，「是這樣的，你還記得村頭的王鐵家嗎？」

村頭的王鐵家？傅學文一下就想起對方是誰，「我記得。」

王家村姓王的不少，但村頭的王鐵卻讓他印象深刻。十來年前，王家村曾鬧過虎患，最後村長甚至還請附近鎮守的士兵進山除虎——

因為當時王鐵家運氣不好，夫妻倆到山腳處撿柴的時候碰上了猛虎，王鐵為了救妻子，跟猛虎拚命，最後身亡，就剩下秀花母子三人。

「我記得他家大兒子不是去當兵了？」

當初王鐵出事走了後，村裡人都幫了不少忙，但幫得了一時、幫不了一世，王鐵

家的大兒子為了母親跟弟弟，毅然決然從軍去了，從軍的銀兩全都拿來養母親跟弟弟，即便母親差點哭瞎了雙眼也喚不回他從軍的決心。

「回來啦，已經回來一段時間了，你秀花姊也終於等到一家團圓啦。」想到以前的事，傅奶奶也有些傷感，其實秀花跟她兒子的情況多相似啊，一個寡婦一個鰥夫，偏偏兩個都用情太深，兒子堅持不續娶，王鐵家的秀花也死不另嫁。

「那不是好得很，您老還嘆什麼氣？」傅學文笑笑。

「王鐵家的大兒子今年二十六啦，過去因為從軍怕拖累了人家，到現在都還沒娶妻，我見過那孩子，雖說長得兇些，但人好又沉穩，是個好對象。」傅奶奶意有所指地看著傅茜。

傅茜也聽到了，臉瞬間就紅了起來。

「茜娘，妳去後院幫我採些艾草回來。」

傅學文先讓女兒離開，等傅茜紅著臉走了以後，他眉頭就皺了起來，「娘，會不會差太多了？」他家茜娘才十九歲，一個二十六歲的老兵怎麼配得上他家茜娘？

「哎，才七歲，不多不少剛剛好，年歲長點也疼人，兒啊，你聽娘一句，王家那孩子，娘瞧著不會錯的。」傅奶奶捨不得這麼一個好對象，繼續勸說，「兒子啊，茜娘也是我大孫女，我怎麼會不疼呢？我也捨不得啊……」

傅奶奶說著眼睛就紅了起來，「兒啊，我知道你捨不得茜娘，但咱們也不能拖累茜娘一輩子，茜娘長得好，個性又好，就為了照顧你們父子倆遲遲不訂親，這怎麼行？她要是沒成親，我怎麼對得起她娘啊。」

提到早亡的妻子，傅學文心底一陣抽痛，眼睛也紅了，「娘，我不是想拖著茜娘，至少得讓我見見這人吧？」

「你放心，秀花跟我遞過話，你要肯給個機會，就先去見見那孩子。」傅奶奶一聽兒子答應了，開心地笑說：「哎呀！我怎麼忘了，這孩子現下就在縣衙裡任職，你想見他還難嗎？」她一下給忘了這事。

「在縣衙任職？他是？」

傅奶奶笑咪咪地拍拍兒子的手，「就是咱們縣衙剛上任的捕頭啊，我聽說這還算是個朝廷命官。」

原來是剛上任的典史，傅學文點點頭，本來心底的不滿因此稍稍地減少一些，即便年紀大了些，至少有這典史的身分，也不算虧待了他家茜娘。

第二章 原來是紹子哥

另一邊，傅茜走到傅家的後院，臉上的紅豔好一會兒才退了下去，沒想到奶奶會突然提到她的親事。

不嫁人不行嗎？

少女情懷總是詩，傅茜也就是個十幾歲的姑娘，怎麼會沒想過自己的姻緣，只是因為家裡的關係，她捨不得離開父親跟弟弟。

傅茜嘆口氣，心情有點煩悶，她也知道阿爹就是給她找個藉口離開，並沒要她真採艾草的意思，想了想，繞過後院走向後山的方向。

村子裡很安靜，大部分的村民都去河邊玩水消暑了，就剩下幾個老人家在門口嗑

著瓜子閒聊。

「茜娘啊，要去後山做啥呀？」隔壁的大娘關心地問著。

「天熱，我去後山走走。」傅茜大聲地回道。

「妳別走太深，在外頭走走就好咧。」大娘提醒了一句。

「我知道，大娘妳進屋吧。」傅茜揮揮手，笑笑地往後山走去。

王家村的後山一直以來都物產豐饒，據說在前朝末期天災人禍不斷時，就靠著這座大山養活了王家村的人，所以王家村的人一直以來都很愛惜這座大山，還為這座大山建了個山神廟。

傅茜一路往山神廟走去，路上時不時停下來採花，慢慢地，煩悶的心情也好了起來，她走在山道上，輕哼著歌，卻不知道暗地裡已經有雙眼睛，將她的一舉一動都收在眼底。

王紹肩上揹著一個竹簍，裡面放了不少剛挖出來的竹筍，嘴裡咬著一根樹枝，噙著笑，看著那個自得其樂哼歌的小女人。

也許真有眼緣這種東西，不知道為什麼，王紹第一眼看到她的時候，就覺得這姑娘很得他的好感，圓滾滾的眼睛怎麼瞧怎麼喜歡，跟他小時候養的一隻貓一樣，總有一種憨態可掬的可愛，讓他看了之後心底癢癢的。

摸摸下巴，目光在她白嫩的臉龐上轉了轉，瞧見她嘴角的笑，甚至她眼角眉梢也染了不少笑意，他忍不住默默地跟在她後方不遠處，等看著她踏著階梯走上山神廟後，就繞進一旁的樹林裡。

傅茜虔誠地向山神娘娘上香，幫忙收拾一下四周散落的枯葉，外頭突然發出窸窣的聲音，她轉頭一看，一個眼熟的身影正從樹林間走出來。

是那個很兇的王捕頭！

他怎麼在這裡？

傅茜有些害怕的退了兩步，心裡七上八下的。

王紹挑挑眉，看著她驚慌的眼神有點不滿，他就看起來那麼像壞人嗎？兩次見到都是這麼害怕的模樣。

「妳是傅大娘的孫女？」說著，王紹走到一旁的香筒前，抽了根香點上。

原本想默默轉身離開的傅茜聽到他問的話愣了下，「你認識我奶奶？」姓王又認識奶奶，該不會王捕頭也是王家村的人吧？

向山神娘娘上了炷香後，王紹懶洋洋地靠在山神廟的石柱旁，雙手環胸，「認識，小丫頭，妳忘了我嗎？」

傅茜納悶地眨眨眼，「你是？」她沒見過他吧？

王紹對她露齒一笑，黑黑的臉上一口白牙，笑得有些肆意，「以前妳最愛跟在我們屁股後面，每次都吵著要我帶妳去山上採栗子，不帶妳，妳就哭鼻子。」

以前……傅茜仔細看著他的臉，小時候娘還在的時候，她常隨著阿爹跟阿娘回村子……

久遠的記憶中似乎總有一個少年，他是村子裡的孩子王，總是帶著一群孩子上山下河。

「紹子哥？你是紹子哥？！」腦海靈光一閃，想起了記憶中的少年，少年的臉也跟眼前這張粗獷的五官重疊起來。

「小丫頭，妳總算記起我了。」

其實一天前王紹才想起她是誰，而且還得多虧他老娘，要不是這次回家過節，他老娘提了一嘴，他還想不起眼前這丫頭就是小時候跟在他屁股後面的愛哭鬼。

知道是曾經的熟人之後，傅茜對他的印象也大大好轉，戒心一下就放下了八成。

「紹子哥，原來你回來啦，王大娘可想你了。」傅茜說道。

提到他娘，王紹眉間的皺折就鬆了些，「嗯，傅先生也回來了嗎？」以前他爹還在的時候，他也去過傅先生的私塾唸過書，也多虧了那個時候認了字，進了軍營也比別人多了點本事。

「嗯，正在家裡呢。」傅茜點點頭。

王紹想了一下，「走吧，我送妳回去，順道去拜見一下先生。」

傅茜點點頭，率先往山下的階梯走，經過王紹身邊的時候，因為他身形高大，下意識縮了下身子避讓，不料腳一滑，身子就往地上墜去，嚇一跳的她，都還來不及發出驚呼聲，身後猛然出現一股力量，被扯回去的同時也撞上一個熱呼呼的胸膛。

一抬頭，正好對上王紹那雙深邃的眼睛，黑黝黝卻亮得嚇人，傅茜愣了一下，臉頰一瞬間就紅了起來，手忙腳亂地退開又差點摔倒。

王紹一把拉住她的後領，把她拎了起來，「慌什麼！站好！」

讓他喝斥了一聲後，傅茜這才冷靜下來，但臉頰還是紅紅的一片，「謝謝紹子哥，我、我沒事了。」

王紹這才將她放到地上，「路都不會走，這些年是怎麼活的？眼睛看路，別再東張西望。」話說的不好聽，直到說出口，他才想起傅茜不是他手下的兵，那些年在邊關養成的習慣不小心給導出來了。

幸好傅茜不在意，拉了一下衣領，一副羞赧的模樣，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們走吧。」這次她沒再繞過王紹身邊，就貼著他幾步往下走去。

後山離傅家並不遠，下了山，王紹主動開口問她，「這些年妳家裡還好嗎？」記得他去投軍沒多久就收到家裡的信，信裡提到傅師娘病逝了。

伸手將頰邊的亂髮勾到耳後，傅茜笑得靦腆，「還好，家裡的生意由我接手了，爹到縣裡的縣學當先生去了，阿弟也在縣學裡唸書呢。」

「南街的豆腐店？」

「嗯，紹子哥有空來店裡吃碗豆腐腦，我的手藝跟我娘可是一模一樣呢。」她笑得有幾分自得。

白皙如玉的圓臉上掛著小小的笑窩，眼兒也笑得彎彎，讓王紹嘴角勾了下，心底有幾分躁動。

耳朵有股熱氣，王紹不自然地轉頭看著村子，「是嗎？有機會去嚐嚐，反正我現在也在縣裡頭做事。」小丫頭長大了，笑起來有些嫵媚了。

「對了，那天在縣學附近見到你，紹子哥也在縣衙裡當差嗎？」傅茜想起那天被

他嚇一跳的事。

「嗯，我在縣衙當差，有事就來說一聲。」王紹說道。

兩人一邊走一邊說，沒一會兒就走到傅家大門口了。

正好傅學文也在找傅茜，他到後院沒看到女兒就知道她上村子裡去了。

遠遠的，傅學文就看到一個高大的男人跟在女兒身邊，兩人正說著話，眉頭一皺，又想起方才母親說的關於傅茜的婚事，心裡頭一陣酸澀，果然女兒養大就有人覬覦。

「爹、爹，您瞧瞧誰上門了，是王紹，紹子哥呢。」傅茜沒瞧見老爹發黑的臉色，還笑得一臉陽光燦爛。

傅學文的嘴角抿成一條線，「妳奶奶在找妳，妳先進去吧。」才上門探口風，現在就追到家裡，怎地，真以為他家茜娘非他不可嗎？

王紹一下子就感受到傅先生的不悅，雖然很不明顯，但傅先生打從見到他之後，語氣裡的不滿還是被他敏銳的察覺到。

傅茜半點沒發現老爹的不對勁，還轉頭熱情地對王紹說：「紹子哥，待會兒留下來吃飯吧，我去炒兩道好吃的。」

王紹還沒說話，傅學文就搶先開口了，「說什麼呢，今天是端午，誰不是在家吃飯，快點進去。」

說的也是。傅茜點點頭，對王紹揮了揮手後才轉身進屋，留下傅學文跟王紹兩人站在外頭。

王紹對傅學文這不友好的態度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，他回來後第一次見到傅先生，是哪兒得罪他了？

傅學文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他幾眼，二十來歲的男人跟以往十六歲的少年差別當然很大，尤其王紹又混在軍營裡有十年的時間，身上的氣勢可不是唬人的，可見在戰場上應該是見了不少血。

長得高大健碩，還好沒到那別扭糾結的莽漢模樣，看著人模人樣的，不過……哼！還是很刺眼！

要是傅學文平日見了王紹，可能還會誇兩句說他是個好漢子，只是現在是以挑未來女婿的目光打量，從髮根到腳底就是讓他看不順眼。

「沒事快點回家，多陪陪你娘。」傅學文丟下這句話後，人也進屋去了。

王紹疑惑地抓抓頭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傅先生怎麼變得這麼陰陽怪氣的？

這一頭霧水直到回到自個的家後才得到了解答。

「怎麼？你見到傅先生跟茜娘了？」王大娘正拎著一塊抹布擦桌子。

王紹倒了杯水喝，沒瞧見母親突然變得緊張的神色，隨意地點點頭。

王大娘扔了抹布坐到兒子身邊，「你見了茜娘，覺得怎樣？」

灌了兩杯水，王紹抬手抹了下嘴角，在聽了母親的話後，眉一挑，「茜娘怎樣？」

王大娘沒好氣地拍了他的手臂一下，「少跟我裝傻，娘問你，你見了茜娘覺得她怎樣？」她就不信兒子不懂她話裡的意思。

王紹瞥了她一眼，「就是個圓潤的丫頭，您是在打什麼主意？」

「茜娘身段好，個性又溫柔善良，手上也有個手藝，要不是她家那些事，這麼好的姑娘早嫁出去了。娘也不跟你說虛的，我請了堅子他娘去同傅大娘透過話了，這兩天應該就會有消息。」

王大娘見傅茜是哪兒都喜歡，而且她想過了，老大現在在縣城裡做事，要是他們真成了事，就讓老大繼續住縣城裡，她就跟著老二住，有茜娘在，一定可以照顧好老大。

請王堅他娘去說，除了一方面是王家的長輩之外，另外王堅他爹也擔任村長，找村長夫人去說親可是給足面子了。

怪不得。王紹這才知道方才傅先生為什麼老是橫著眼瞪他了，原來是娘去探消息了。知道了傅先生為什麼對他擺臉色的原因，王紹覺得好笑。

「娘，我大老粗一個，又跟她差了這麼多歲，傅先生怎麼會願意？」

「怎麼不願意？娘想過了，以後你就跟茜娘住城裡，茜娘白日就一樣在豆腐店做事，看顧娘家，下了工，就回家裡跟你過日子。兒子，你就定定性子，找個人好好過日子吧。」

王大娘是真的怕了，以前是天天怕收到兒子回不來的消息，現在兒子回來了，又發現他就像匹沒被繩子綁住的馬，萬一哪天又跑走了，她真會哭瞎了眼。

王紹想了下傅茜的樣子，又回想起小時候她的模樣，嘴角彎了下，「成，等過兩天村長夫人來了消息再說。」

王大娘聽他這樣說高興極了，「好好好，到時候娘肯定好好幫你大辦一場，好好的熱鬧熱鬧。」

王紹瞧他娘眉開眼笑的模樣，眼底的笑意慢慢地散開，看著他娘掰著手指數數，他只是含笑地坐在一旁，偶爾回應個一兩句。

至於八字都還沒一撇這件事，他就暫時不提醒他娘了。

端午過後，日子就一天天的熱了起來，好在今年春季雨水下得多，也不怕缺水，只是熱了點。

天氣熱，對傅家的豆腐店生意也有影響，豆腐這種東西不耐放，只要沒放在冰房跟井底，不到中午就容易餽了，所以買的人也少了許多。

「何嬸子，明兒個開始，這豆腐少做兩板，豆漿一鍋就夠了。」

過了晌午，傅茜看著還有三板的豆腐有些頭疼，這些天真是太熱了，買的人少了許多。

「欸，知道了，這天真是把人給熱壞了。」何嬸子擦了擦滿頭的汗珠子，外頭太陽正烈著，街上沒半個人影，都躲在家裡納涼了。

「是啊，喝杯涼茶吧，陳嫂，妳也歇歇吧。」

傅茜從一旁掛著的竹桶裡倒了三杯涼茶端了過來。

三個人坐在店裡休息，傅茜想著下午應該也沒客人，開口道：「何嬸子、陳嫂，

下午我一個人就夠了，今天妳們就早點回去吧。」

「欸，知道了。」

何嬸跟陳嫂子應了一聲，等茶喝完了，兩人幫忙收拾一下店裡就先走了，臨走前傅茜還讓兩人各帶上兩大塊豆腐。

傅茜也沒閒著，隨意的拿豆腐花填飽肚子後，留了半板豆腐，把另外兩板完整的給切成了豆腐塊，拿了鍋子倒了些豆油進去，將豆腐塊一個個地炸了。

她打算將剩下的豆腐都做成炸豆腐，把豆腐炸得脆脆的，再拿些香料配個五花肉滷，味道可好極了，也不浪費。

其實豆腐能做的菜很多，不過傅茜家的豆腐坊不大，她也不貪心，就是專注做豆腐、豆漿這幾樣，城裡另外的豆腐店則會賣些她這沒有的豆皮、豆干等等。

炸豆腐的香味慢慢地飄了出去，左右鄰居都聞見了炸豆腐的香氣，有幾個來店裡買了不少回去，打算晚上配個醬油膏吃。

忙了一會兒，等被炸豆腐香味引來的客人都走了後，她才掀開簾子，往後邊的自家走去。

從自家院子開闢的菜田拔了些蔥蒜等等，又到一旁的井裡把昨兒吃剩放著保存的五花肉拎出來，才回到前面的店裡繼續忙著。

等到把炸豆腐跟五花肉配著香料弄下去滷了後，她才有空坐下來喘口氣，擦擦滿頭的汗水，打了盆水簡單擦拭了一下，拎著一旁的繡籃坐在店裡頭做衣服，順便看著滷豆腐。

手上拎著一塊青色的棉布，這是幫弟弟傅凡做的夏衫，去年的夏衫都緊了，她得幫他多做幾件才成。

第三章 婦媳越看越滿意

王紹來到店裡的時候，正好看到傅茜在專心縫衣服，他提著衣襪走進店裡，鼻間聞到一股香味，嘴不禁有點饑了。

「給我份滷肉，再來幾碗大米飯。」王紹懶洋洋地開口。

傅茜縫得專心，給他這一喊嚇了一跳，一抬頭，就看見王紹的身影，不由得愣了一下，因為王紹穿的跟先前都不一樣。

先前在縣學見過他一次，那次他穿的是黑色的皂服，跟那些衙役的衣服相差不多，今兒個則是換上了深藍色的勁裝，腰間繫著一把長刀，長髮束在腦後，俐落率性，不過前額墜下的兩縞髮絲還是讓他透露出一股桀驁不馴的感覺。

「紹子哥，你怎麼來了？」傅茜把手上的東西給收好，臉頰有些紅暈，漾著笑迎上去。

「我肚子餓了，來妳這吃點東西，不是說要請我嚐嚐妳的手藝？」王紹痞痞地說道。

「那剛好，我做了滷豆腐，你等會兒，我到後面拿點菜。」傅茜急忙起身，匆匆跑到後面的房子裡快速撈了點爽口的醃蘿蔔，又到菜園裡拔了點新鮮的菜，回到店裡頭就開始洗洗切切地忙起來。

大米飯家裡有現成的，她熱了鍋子把大米飯給蒸熟，翻開滷豆腐的鍋蓋一瞧，從

外觀上看還沒有很入味，但也能吃了。

她又熱了炒鍋，沒一會兒就把菜給炒好了，醃蘿蔔則切了切放在小盤子上，又拎了幾塊早上做好的餅子在小鍋上弄熱。

等東西都熱好了以後，直接擺上桌，然後舀了一大碗的滷菜，最後倒了杯香甜的冷豆漿，總算準備完畢。

「紹子哥，趁菜熱著快吃吧。」抹去頰邊的汗水，傅茜笑咪咪地說。

王紹也沒客氣，端起碗大口大口的吃飯，她這手藝跟速度可是沒話說了，他沒兩三下就把桌上的飯菜吃光。

「多少錢？」摸摸飽脹的肚皮，王紹很是滿意。

「不用錢，不是說好了請你嚐一下我的手藝。」傅茜擺擺手，她沒想過要跟王紹收錢。

王紹瞥她一眼，一手摸摸下巴，「成，今兒個這頓就當你請了，改日再來給錢就別推了。」

「明兒個來當然收錢。」傅茜理所當然地點頭，「不過，紹子哥，我記得衙裡頭有供一餐的不是？」

提到縣衙裡的午飯，王紹臉皮抽動了下，「有空我就來吃飯。」衙門煮飯的人簡直怕鹹不死人，就比他以前軍營裡的大鍋飯好吃了一點而已。

傅茜看他表情怪怪的也沒多說什麼，只是點點頭，「知道了。」

王紹從傅家豆腐店裡出來，走沒幾步，身邊就挨過來兩個人，一個是他的堂弟王堅，另一個是李和，兩個人是他現在的左右手。

「哥，行啊，回來沒幾天就同茜娘談上了。」王堅擠眉弄眼，表情有些猥瑣。他也是王家村的人，跟傅茜也有幾分交情。

王紹瞥他一眼，「胡說什麼。」瞧他那副賤樣就討厭，一掌推開他的臉。

王堅不死心地又挨回去，抖著肩膀賊笑，「少裝了，你不就是看上茜娘唄，要不你幹啥跑這麼遠來吃東西？」要知道縣衙跟這裡可是完全相反的方向。

聽到他一口一聲茜娘，王紹有點不滿，「縣衙那東西是人吃的嗎？那老李頭的婆娘就怕鹹不死人一樣，換換口味不成？」茜娘、茜娘，王堅什麼時候跟茜娘這麼熟了？

王堅斜斜地瞄他一眼，前一陣子不是吃得很歡？怎麼，才過沒幾天就說縣衙的菜鹹了？

「你這什麼眼神？皮癢了是吧？」王紹一對濃眉擰了起來，語帶威脅。

王堅縮了縮肩膀，「沒，你怎麼說都對，阿和，菜真鹹，咱們都不是人。」他跟李和今天也是在衙裡頭吃飯的。

李和無奈地摸摸鼻子，他一直不吭聲也能扯到他身上，真是的。

「頭兒，有海捕公文下來了。」李和轉了個話題。

王紹眼神變得銳利，「海捕公文？出了什麼大案？」

「是從小河州青山城發出來的，是一夥兒山匪，找了人潛進了城裡，裡應外合，洗劫了兩家相鄰的富商，兩家子共七十二口人，全都沒了。」

李和語氣沉重，這夥山匪可是心狠手辣極了，連老弱婦孺都沒放過，重要的是，這青山城離他們扶安縣也不遠。

「回去再說。」王紹半黑著臉，領著他們兩人快步地回到縣衙。

王紹是縣衙中的典史，負責的就是追緝、抓捕這一類的事務，那海捕公文等縣令、縣丞看過後自然就放到他的桌上。

翻開海捕公文仔細查看，上面寫明了這夥被通緝的亡命之徒出自小河州附近的一個匪寨，兩年前被朝廷出兵剿滅了，可大當家跟幾個手下卻脫逃了，追捕至今仍然沒逮到人，誰知又犯下大案。

這一次受害的兩個富戶正是兩年前被匪寨洗劫過商隊的主人，被洗劫後兩個富戶就鬧開了，最後引得朝廷發兵剿匪，現在莫名被滅門，負責調查的官吏從現場遺留的線索判斷，這是那大當家帶手下前來報復無疑。

這群亡命之徒總共有三十七人，經過追捕後已經抓到了三十多人歸案，就剩下大當家跟幾個小頭目還在逃竄，這次出了大案，地方官吏上報刑部與大理寺，經大理寺核審後發下全國的海捕公文。

「頭兒，咱們這離青山城近，會不會跑到咱們這地界來了？」李和擔心的問。

扶安城商事發達，經過此地的商人不少，進出此城的人組成複雜，萬一那些逃犯跑過來混進城，要抓人可就難了。

「我去找縣令，吩咐下去，讓兄弟們這陣子注意點。」李和他們僅是猜測而已，但王紹卻肯定那幾個逃犯一定會逃往扶安城。

扶安城的地理位置便利，往北能通往京城，往西則能搭船入海，往南可以到江南一帶，如果是王紹他自己，一定會挑選此地做為逃亡路線，不管往哪走都方便。王紹拿著海捕公文到李縣令的書房時，他也正和縣丞等人討論此事，看到王紹進了書房，招了招手。「紹子，你回來的正好，公文看過了嗎？」

李華是個年約三十來歲的男子，與一般文官不同，他皮膚黝黑、身材高壯，有一種剽悍的氣質。他以前是王紹的上官，靠積累下來的功勳回到家鄉附近當了個縣令，王紹退伍後能回到家鄉做一名典史，有一半也是他安排的。

「大人。」王紹先行禮後才走到他身邊，「我已經看到公文了。」李華和他一向不太在意彼此的稱呼，接著王紹跟縣丞許敦文和經承馬安點點頭。

「紹子，你瞧這幾個龜孫跑到咱們這來的機會大不大？」李華拽著自己的鬍子苦惱的問。在戰場上待了十幾年的他自是不會怕了這幾個逃犯，身為一縣之父母官，轄區內的民風如何他最明瞭。

扶安城就跟名字一樣，已經安逸了許久，因為商業發達，來往的都是商隊，可說是人人安居樂業、民風平和，幾乎沒出過什麼大案子，要是那幾個逃犯來到這，可以說是狼入羊群，這城裡的人沒被啃上一口都不知道碰上狼了。

「大人，照我看來，這不是機會大不大的問題，重點是他們什麼時候會來。」王紹直言戳破李華心底那一丁點的小僥倖。

李華手一緊，扯了自己的鬍子一把，不禁疼得哀哀叫。「我就知道，唉，這青山城也不知道搞什麼鬼，就這麼幾個龜孫還能讓人跑了。」他不滿的嘟囔著。

許敦文的眉頭也擰得緊緊的，「王紹，這下怎麼辦？再過一段時間，正好是咱們城裡天靈宮的靈官大典，那時候附近鄉里的人都會往城裡來參加大典的。」他從接到公文的那一刻，就想到了這件事。

王紹也想到這事，「咱們扶安城的靈官大典是附近幾個縣城都知道大盛事，那幾個逃犯應該也會知道，如果是我，肯定會趁這機會潛進城裡，要是有膽色點，少說也要在城裡再宰兩個有錢的傢伙才走。」這一票不幹白不幹，那麼多有錢人等著下手。

「這靈官大典不能取消嗎？」李華皺著眉問。

「大人，不成的，這靈官大典四年才辦一次，靈官大典主要是點靈官，替附近幾個縣城大廟點護法，這是他們道教的盛典，沒辦法改期的。」馬安是扶安縣人，最瞭解這靈官大典的事。

「這人一多就雜，咱們這些守城兵也就那些人，兩班衙役人數有限，不可能一天到晚守在城裡。」

王紹這段時日接管了衙役，訓練了一段時間，卻還是比以前他營中的小兵還不如，要讓這樣的衙役碰上那些殺人不眨眼的，也不知道是誰抓誰了。

李華對這些事也是一清二楚，揉揉抽疼的頭，想了想，「我看得到附近駐守的軍營求助才成，這附近最近的軍營在省城附近的東豐道，東豐道現在的駐守將軍應該是齊將軍，我去信一封，看看東豐道是不是能抽出兵力來幫忙。」光靠扶安城這丁點人手肯定不夠，還是要有外援比較妥當。

「大人，我們可先上書給知府，請知府去信較為恰當。」許敦文委婉地提醒一句。李華拍拍額頭，「嘖！我又給忘了，幸好你提醒我，要不那老頭又得看我不順眼了。」他是武官轉文職，有時候處理事情都是直來直往，難免會疏忽了上司。許敦文笑笑。這上官什麼都好，不論是給餉還是辦事都省心，不過這些文人的彎彎繞繞他就是不瞭解，要不是這樣，上一回的三年考績也不會只得個良而已，要是得了優，下一回才有機會升官。

雖說確定了要向省城駐軍求援，不過扶安城裡該做的事還是得做，幾人就著縣城現有的人手安排起來。

過了幾天，難得店裡的東西都賣光了，傅茜想上街買點新鮮的豬肉，因為靈官大典的關係，所以最近扶安城裡的人也比往常還要多上一倍，爹還特意交代過她，讓她沒事少上街去。

可傅茜也沒想到自己出個門買菜，還能碰上抓賊的事。

當她正低著頭挑肉的時候，不遠處就傳來一聲「有小偷」，街上一陣騷動，人群亂了起來。

賣豬肉的吳大叔趕緊伸手把她給扯到攤子旁邊，「茜丫頭躲好！別給人踩著了！」他皺著眉頭，看著街上追逐的身影跟亂了起來的行人。

抓賊的聲音響亮的很，街上的小販都有經驗，瞧著身邊要是有人，二話不說伸手

一拽就扯到攤子旁邊，免得被亂跑的人給撞倒踩死，還一邊大聲喊著讓路人往路邊躲。

那小偷穿著一身灰撲撲的衣服，快速在街上奔跑著，後面還跟著兩個穿著學子服的學生，三個人在街上橫衝直撞，撞翻了不少攤子，沒一會兒，學子後面又跟上了兩個巡街的捕快。

傅茜嚇了一跳，白著臉躲在攤子旁邊，吳大叔護著她，離近了她才發現，那兩個追過去的捕快其中一個就是王紹。

小偷身材瘦小，跑得飛快，王紹追在後面，一看就知道對方懂得一些輕身功夫，他一轉身從攤子上取了顆手掌大小的甜瓜，隨即用力一扔！

「啪」的一聲，正好擊中小偷的後腦杓，甜瓜碎裂在空中，小偷慘叫一聲趴倒在地上，正好趴在傅茜跟吳大叔面前。

小偷慘叫過後嘴裡罵了些不乾不淨的話，踉蹌爬起來還想跑，傅茜跟吳大叔兩人對看一眼，吳大叔二話不說就撲上去，傅茜則抓起攤子上的棍子胡亂揮打著。

打沒兩下，王紹就追了上來，伸手輕輕撥開傅茜亂揮的棍子，一腳踩著小偷。

「小混蛋！不睜眼瞧瞧這是誰的地界，敢來這裡亂伸手，大爺我回去就剁了你的手信不信？！」

王堅慢一步追過來，微喘著氣把趴倒在地上的小偷拎起來，一巴掌狠狠打向他方才已經受傷的後腦杓。

小偷被抓了也沒反抗，就是裝著傷重模樣摠著頭哎哎叫。

得！這德性一看就知道是老手。王堅沒好氣地拽住對方兩隻手臂往後折，讓他動彈不得。

王紹也沒想到抓賊的時候會遇上傅茜，見她一張小臉都嚇白了，兩隻手還緊握著木棍，心裡一軟，抬手安撫地摸了摸她的頭。

「小丫頭，還挺有膽子的。」

傅茜愣愣地抬頭，正好對上他露出一口大白牙的笑，還有他帶著笑意的溫柔眼眸，一股熱氣襲上，臉頰微微發紅。

「有膽子，不過別再有下一次，遇到危險就躲遠點，知道沒？」王紹雖然喜歡她那丁點小勇氣，卻不希望她逞強。

在大街上被他這樣摸頭，傅茜羞得雙頰紅通通的，對他說的話輕輕頷首。

因為王堅跟兩個學子還有一個賊在旁邊等著，王紹也沒時間跟她多說，又拍拍她的頭，「東西買好了就快點回去，這幾天街上亂，少出門吧。」

「知道了，紹子哥。」傅茜說道。

王紹跟著王堅兩人一塊帶著學子跟賊走了，傅茜看著王紹走遠的背影，紅菱似的嘴角微勾。

「茜娘，沒事早點回去吧。」吳大叔把方才傅茜買的東西遞給她。

傅茜點頭，「嗯，謝謝吳大叔。」

離開前，她下意識又掃過已經走到了街尾的身影，自己的頭頂上似乎還留有一點熱度，心裡莫名地有些小雀躍，腳步輕快地回家去了。